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谁曾见过蝴蝶的家

（朝鲜族）许连顺 / 著

（朝鲜族）金莲兰 / 译

作家出版社

谁曾见过蝴蝶的家

（朝鲜族）许连顺 / 著

（朝鲜族）金莲兰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曾见过蝴蝶的家 / 金莲兰 译.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5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7989-2

I. ①谁…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1892 号

谁曾见过蝴蝶的家

作 者: 许连顺

译 者: 金莲兰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211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89-2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部	藕荷色的悲哀	1
第二部	为了今天的记忆	37
第三部	生命的伏线	71
第四部	船上荡船	108
第五部	那日的肖像	136
第六部	生命的呐喊	179
第七部	抹去航线的鸟儿	224
	作者寄语	258

第一部

藕荷色的悲哀

请让我渡过去
那里有海岸等着我
那里有着不离不弃的我的过去与现在

一

抵达宁波时天色已晚，人们无助地盘桓在码头上。码头的日暮散发鱼腥味儿，纷纭又杂乱。渔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正在忙忙碌碌整理着渔网，进出并无恶意的咒骂和粗口。掺杂着并无欣喜成分、只是出于习惯的虚脱的笑，活像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酷似用粗泥烧成的粗糙的瓦器，黑黢黢而粗拉拉的脸庞和濡湿的装束，毫无顾忌地吐出来的方言，他们的模样粗俗而率真，酷肖他们相依为命的大海。这时，一帮渔民装束的陌生人出现在码头上，可这帮当地渔民却没人在意，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忙碌着。人们显得那样地单纯而憨厚，仿佛只是为了劳作来到这个世上。

海涛阵阵，冲得停靠在岸边的船只不停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动静。这阵，暮色早已笼罩下来，劳作的人们也已经回去，一帮外来人却做着乘船的准备。他们人不少，足有十多个人。

开始起风了，风儿夹杂着雨气。安世姬套着捎色的牛仔裤，上身是象牙色的毛衫，拎着纸袋局促地跟在队伍的尾巴，活像被什么人追打，很是狼狈。这帮人只是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机械地迈着步，恰似串成一串的鱼干。人们仿佛对掠过脸颊的海风，打湿鞋帮的海潮毫无知觉，像是按照什么人的指使或意愿动作的一群机器人。个个被透不过气的紧张感攫获着，那颤悠悠的双腿仿佛不是自己的。

前方，一只破旧的小木船等着他们，那只船寒酸得就像一口啃噬得快漏底的猪食槽子。不知是掉了漆呢，还是压根儿就没涂过什么漆，竟然找不到一点颜色。歪歪斜斜地矗立在船头的操舵室，活像扶着腰望着夕阳的病病恹恹的老人。

木船上臭味熏天。那是沉淀下来的岁月的气味，是直面惨绝人寰的历史能闻到的幻灭的气味儿。假如这艘船不是停靠在这凄凉的海岸，而是画在某个著名画家的画布上，或摆在某个知名博物馆的展厅里，肯定会以其风霜的痕迹大受推崇，并认定其承载着我们民族古老深沉而又艰难蹉跎的生命旅程的哀伤和欢乐，将之升华为蕴含民族情绪和情思的艺术品。可惜，眼前摆着的是真实而不是艺术，这只船也只担负着其最原始的职责，成为可给依附它的一群宝贵的人命带来不幸、灾难抑或一丝拯救的信物。那陈旧得酷肖饱经风霜、命运多舛的老妇佝偻的身躯的渔船，盘踞在人们眼前，活像死亡的幽灵。即使在艺术上死亡是最高境界，但对活人来说，它只能是终结。我死了，我的世界就会消失。

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想贸然上船，有些人畏葸地往后缩了。

“干吗呀，拿人命当儿戏呀？”

“就是啊！这哪是船，简直是烂掉的猪食槽嘛。”

人们实在忍不住，开始骂骂咧咧的。毕竟是见不得人的偷渡，他们一直逆来顺受，规规矩矩的，可这也太过分了。与其坐这破船，真不如跳海呢。这时，一个长相尖利如锥子的汉子，用直穿骨髓的目光

环顾着大家，神经质地挥了挥胳膊。他就是这次偷渡的组织者蛇头李丰彦。

“还不上船，磨蹭什么？赶紧上，别让人家发觉。”

那声音一如长相，尖利又尖刻。

“船太旧了，危险啊。”

几个男人不约而同地说。

“船旧碍着你们什么事儿，送到地方不就行了？挑剔什么？”

李丰彦皱着的眉头，凝着一股蛮横和偏执。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弥漫在四周。

“真出事了，你能负责吗？”

“屁话！死了大家一起完蛋，你让哪个负责？没时间在这儿闲磨牙，想走的上船，不想走的走人！”

他说得对，要是死的话，大家都要死，上天哪会单单眷顾他李丰彦呢。人都死了，还怎么让他负责？这话说得未免太荒唐、太无聊了。人们慨叹自己的处境，只能发发这么荒唐的牢骚。再次面面相觑，俄顷他们呼啦啦动了起来，也分不清孰前孰后。死了大家一起完蛋，是李丰彦这句话给大家安慰么？抑或感到一种同命运共进退这样一股悲壮的共同体意识的呢？

撇开这些不说，话都说到这地步了，没有一个人敢于回头走人。开弓没有回头箭，人们只能破罐子破摔了。即使立马就死，他们也得上船。算起来，离开家已经一个月了。他们在宁波某处不见阳光的地方，一气关了好几天，今天才获得上船的机会。该花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堪称鸡飞蛋打。真是宁死不能回家呵。挑剔什么船破船旧的，压根儿就是奢侈啊。

李丰彦的嘴角掠过暧昧的微笑，他肯定在嘲笑这帮命运捏在自己手中的人们吧。

事到如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置身于这容不得后悔的场合，世

姬心里的后悔却翻江倒海，无可抑制。真想回家呀，想到家里的孩子们，刻骨铭心的后悔涨潮般奔突在胸口上。这可是全然没有预期到的哀伤啊。她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这么心急如焚痛彻心底。太想孩子们了。我疯了，走火入魔了。放着孩子不管，这是发哪门子疯啊。她就像是命运推搡着流浪不息的人，目光很是迷离、仓皇和无助。

今日一别，说不定永无回还之日，世姬回头望望自己将要离开的土地，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恐惧。蓦地，她涌出了眼泪，喉咙哽住了。自己可一定要回来呀，这里有着两个儿子，那可是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呀。对她而言，家就是有孩子们在的地方。可是，家好像另在别处，似乎她所渴望的家总是在另外的地方。自己舍得抛子离乡，这样义无反顾地离去，那里果真有她停靠的海湾么？奔着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却不惜豁出命来，归根结底是不是缘于坚韧无比的生的欲望呢。

她的双眼模糊了，几乎看不见前方。

“你怎么这么磨蹭？”

李丰彦在后面推搡着她的后背。不期然的撞击，令她一趔趄，手中的纸袋摔飞了。

“啊！”

她尖叫一声，刹那，一个男人有力的手拉住了她的手。浑身冒出了冷汗。她掉落的纸袋正悠然漂游在海面上，那里流出一些衣物，活像挣脱肚皮的肠子。她不忍心看其光景，下意识地闭紧了眼睛。

“得当心啊。”

那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干巴巴的嗓音。可那嗓音的深处似乎沉淀着深沉的哀愁，有着奇特的引力。世姬瞟了一眼那个男的，是个五官周正的四十来岁的男人。没有一丝笑容的脸，仿佛承载着深沉的苦恼，很是阴沉，却也没破坏整体的端庄。

“我说……”

有心说声谢谢，可男人早已转过头，正大步往前走呢。

露出宽宽的后背，踢踢踏踏地走着，男人的右腿似乎不经意地往里拐着。一瞬，她似乎被什么攫住。活像闻到久违了的熟悉的气味，顿感回到老家般的安详和舒适。那是谁呢？他的步履是那样地熟悉，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既然这么熟悉，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吧，还不会是一次两次。可怎么搜肠刮肚，她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这么一个微微拐着腿的四十岁的男人。

世姬不想走丢那个男人，紧走几步跟在他后面。人们大都走进船尾处的门，可世姬毫不犹豫地跨进船头的门，只因刚才那个干巴巴嗓音的汉子进了那里。并不是那个男人特别地吸引她或对他有着什么特殊的期待。只不过觉得需要这么做，有一股劲儿支配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这么做。

船上很暗，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儿。陈年的霉味和腥臭的海水味儿扑面而来。什么都看不见。安世姬一只手捂着鼻子，腾出一只手摸索着。指尖触到松软的东西，原来是发臭的鲜鱼。还有一些渔网和绳子之类，这些东西胡乱丢弃在潮乎乎的甲板上，肆意地腐烂着，就像死去已久的牲口的内脏。想要躲避它，世姬却一下子瘫坐在什么人的腿上。

“当心啊。”

干巴巴的嗓音。原来正是那汉子。男人麻利地伸手，捏住了踩空一脚打着趔趄的世姬的手。感觉得到一股巨大而强烈的力道。她就那么牵拉着手，任凭那男人捏着，心里偷偷地回味着手上的感觉。就像被什么攫住，她心里一凛。乍一见面时感觉到的熟悉气味再度扑面而来。

我肯定认得他，可惜想不起来。

世姬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问道。

“我有一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那个人似乎一愣，抬头看着她。

“什么事啊？”

“我说，您是不是认识我？”

她看到对方的身子反射性地战栗了一下。

“您是谁呀？”

那声音冷冰冰的。要说是戒心，不如说是嘲笑。她赶紧附言道：

“不认识就算了。您那腿……不，您挺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可我一时想不起来。我觉得您会不会认识我，就顺便打听打听。”

那人下意识地瞥了瞥自己的腿，再次抬头盯着世姬。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庞。随即，他一声不吭，只顾盯着自己的腿。要说只是短短的一瞬，可世姬感到熬过的时间实在漫长，那样地憋气而沉闷。世姬感到自己冒失了，提什么腿呢。

“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道了歉，男人照样没吭声。他好像故意回避回答她似的。他的沉默里好像隐藏着局促的不安。世姬面带伸出手要握手，却遭人拒绝般的表情，呆立在那里，半晌才醒过腔来，在离那个男人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有些生气又有些难堪，真是五味杂陈。

这阵儿，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舱内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这船舱宽约两米，长度大概有三米多，挨着那头船舱的中间宽一点，头上窄，活像中国棺材。甲板上面铺着木板，唯一的出口就是木板上抠出的窄窄的门。那个门设计得刚够一个人钻进，就像是菜窖的门。最后一个人进来，那扇唯一的门哐当被盖上。船舱内重新变黑，什么都看不见。这船舱装上四个人就要喘不过气，可一气塞上了八个人，就像是含着太多珍珠的贝壳，挤得满满登登。

起锚了，接着传来突突突的发动机声。那声音掠过人们的身体，竟然引发了触电般的感觉。船终于起航了。活像一场惊悚剧的偷渡正式拉开了序幕。满身的感官被激活，紧张的同时感到放心，全身细胞

仿佛在欢喜雀跃。世姬不免感到心情激荡，这分明是一种感激。可是，血液却不见沸腾，犹在安详地流淌着。这轻轻的混乱，令她感到一阵晕眩。世姬轻轻地吁了口长气。

啊，终于可以遂愿了。

这个没有华灯齐放、雄赳赳进港的大货轮，也没有吹奏着管弦乐缓缓离港的豪华游轮的黑糊糊的小港，偷渡船匆忙地、被人围追似的偷偷地离开了港口。

据记载，七百多年前的宋朝年间，曾有一条贸易商船从宁波出港，在韩国全罗南道莞岛前海不幸触礁，那条船的船长据说是高丽人。说那条远航到韩国、日本的商船，就是砍伐福建武夷山上的大树制成木筏，经闽江漂送到宁波打造成的。历经七百年，到了21世纪，这里有了重演七百年前历史的大事件。一如七百年前，原木是从福建的武夷山砍伐的，制成了木筏，木筏漂过闽江，重新被打造成跟当年一模一样的一艘二百吨级木船。这艘复古木船从宁波出港，经普陀岛平安驶过韩国莞岛前海，终于圆了七百年前的梦。如今，一条既不起眼，更谈不上豪华的饱受岁月侵蚀的旧渔船，重新踏上了七百年前的老航线。陈旧发霉的甲板下塞着许多条人命。人们惴惴不安，手里攥着冷汗，踏上也许人生最大的冒险征程。

随着船的开动，几乎听不到紧张呼吸的人们中间爆发出的惊叹，人们似乎松了一口气。

“啊，这下活了。”

“我们运气不错呀，船总算平平安安起航了，是不是啊？”

“是啊，老天眷顾啊。”

“开场不错！得开瓶香槟庆祝庆祝，好遗憾啊！”

人们这才伸开团子虫似的蜷成一团的身子，你一言我一语表露内心的喜悦。

他们其实是一群远离幸运的人，个个藏着都无法用痛苦界定的

痛，仿佛受到非人之罪的天刑，却以为自己是个幸运儿，还奢盼开什么香槟。真可谓飙泪的喜悦啊。他们的开朗，隐藏着意欲抵御强烈恐惧的愿望和挣扎，让人心里辣辣的。

“你们认为我们真能成功吗？”

这又是哪儿到哪儿啊？开口的是世姬身旁的一个女人。那缠绕般的嗓音，是那样地瘁人而不吉利。真有她的，给人们刚刚冒出头的一点喜悦浇了瓢冷水。她是来自汪清的末淑。说不定她感到这帮人太幼稚太愚蠢太不可理喻了吧，才刚刚离港，离高兴还早着呢。话扔在那里，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询问里蕴含着连发问的人都不敢相信的对结果的否定的意味。就为了这否定的意味，人们默默地愤怒着。可是，末淑并没察觉到人们的情绪，再次开了口：

“中国有句老古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没事儿提棺材干什么？”

一旁的双喜听不下去了，抢白道。嗓音里透着愠怒。

“八字还没一撇呢，大家高兴得什么似的，预感不大好嘛。”

“什么预感？”

“人是有直觉的，是不是啊？”

“你说呀，那直觉到底是什么？”

双喜有意地挑刺儿，故意抓住话把儿不放。其实他原本以为这么做，末淑会领会周围人们的心情，会适可而止的。谁知道她一点儿都不理会，还在一味地钻牛角尖。

“不是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一大早起来，看见乌鸦那样的心情。”

她到底口无遮拦地吐出了不吉利的话。

乌鸦？这种场合提什么乌鸦？其实不安人人皆有，人人都想竭力掩饰这种不安，这才是眼下唯一的真实吧。也许，末淑的比喻是不错，这心情类似于见到乌鸦时候的心情吧。明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儿，这个不知好歹的娘儿们偏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不知道是不是觉

得她的话不吉利，抑或是真的感到撞见什么乌鸦，有人开始唾沫，也有人啧啧称叹，觉得好不晦气。这无形的气场，让人们更加畏缩。

“妈的，真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怎么跟那种二货娘儿们一起上船？”

男人堆里有人低低地骂了一声。

“二，哪个说我二？”

她一听就炸了。

“是我说的，咋啦？”

接腔的是双喜，他那口气满带着嘲弄。

“人家怎么二了？”

“你知不知道，这船上是不许说那些不吉利的话的。你还有点常识没有？”

“不吉利说不吉利，怎么是二了？你们知道不，谁也不敢打包票的就是这偷渡。你是第一次可能不知道，可我已经失败过两次，这是第三次呢！”

她的嗓门又大又粗涩，就像干烧大铁锅，最终被烧裂的刺耳的声音。声音好像也能沾上铁锈，让人心里犯嘀咕。任谁都能猜到，这个女人薄命，肯定是这嗓门妨的。

有道是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末淑俨然是居高临下睥睨大家的模样。那趾高气扬的冷森森的视线触到身上，仿佛粘在她身上的符篆无形地移到别人身上，令人脊梁骨阵阵发凉。她那神鬼附体般的目光让人战栗。这真是个感觉非常非常隔路的女人。

“他妈的，犯不上跟她费唾沫，真是不可理喻。”

男人那头好像知道不是对手，先耷拉下尾巴了。他们没再说话，只是久久地、狠狠地瞪着对方。周围重新陷入沉寂。弥漫着惨淡的沉重而怪异的氛围。

难道，这真是她的过错么？扪心自问，一船人没有一个有着确切

的答案。都是些抱着最不确定的梦想，将命运交给大海的人。他们的求生欲望是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强烈，却不得不选择离死亡最近的大海，真是些命运多舛的人呵。话又说回来了，生命本身总是蕴含着不安，面对不安，世上没有一个敢说自由。正因为如此，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不安，最急于掩饰的真实也是不安。他们为船的离港感到高兴，兴奋得恨不得启开香槟，并不是因为坚信成功。说不定，这是他们为了抖落掉恐惧和不安，特意做出的姿态呢。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是以生命做赌注的，所以人们才竭力想掩盖它的吧。

说不定人们处处想掩饰，想遮盖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伪善和欺诈的空间。可是，真正置身这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真相。除非走投无路，被斩尽杀绝，人们连它是真实都不想承认。人们往往固执地以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真实的。就算它很离谱，或压根儿就是幻想也是一样的。人们被幻想所蒙骗，不是因为不得受骗，而是宁愿相信如此。人们越是想掩盖真实，越是竭力伪装什么，他们对生命的眷恋该是越大越执着的吧。

离家上路的时候，安世姬曾找过算命的。她有着占卜问卦的嗜好。尽管不信却永远抖落不掉。尽管没有一次算对，可就是抖落不掉求签问卜或是花钱解灾化煞的诱惑。可能，这也算是维持不安而崎岖的生命平衡的一种法宝吧。

算命的说，今年秋天会上船，一旦上了船就会一顺百顺。心里原本就有着偷渡欲望的世姬，宁肯信其有。说不定她敢下决断毫不犹豫地选择偷渡，算命人的话起了很大作用。活了小半辈子，世姬从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失去一切，也没有一点值得可惜的。不相信爱情，却苦苦地追寻爱情，她年纪轻轻居然结了三次婚，还离过三次。对爱情心灰意冷，也许就是她爱人类的一种方式吧。结婚，怎么能那么随意？妈妈埋怨过她太轻易结交男人了。不说为什么离得那么随意，而说结婚怎么那么随意，看来妈妈更受不了的是她频频找

到新男人。

“你这人，没有男人活不了是怎么的？怎么一照面就结婚？而且，怎么找一个生一个孩子？”

原来是这个。说穿了就是怪自己血太热，是离了男人活不了的那种女人。可妈妈有所不知，说不定就是对爱情一无期待的人更容易陷入爱情呢。就像对生活毫无希冀的人，更能老实地活着。

世姬本身可一次都没想过，结婚多次，而且回回都生孩子是什么过错。可是，每逢遭到妈妈的埋怨，还有周围人的鄙视，她倒是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什么“性执着症”，真的是离开男人就活不了的贱货。说不定是因为这才轻易地结交男人的吧。可是，失败了一次之后，怕重蹈覆辙总是为自己设下重重屏障，不能完全地投入也未可知。因为这样，放弃才那么容易，才感到爱情在别处，苦苦地寻找不息的吧。对她这样一个平凡的女人来说，这要不是上天慷慨的馈赠，就是需要克服的灾难吧。回忆自己走过来的人生，似可用两句话概括，可谓是为了相会的拼死的挣扎和为了分手的不断的演练。这当然让妈妈感到不可理喻，但是，说不定因为妈妈的责怪，世姬才越发拧着劲儿呢。

船舱盖被打开，李丰彦递下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八只方便碗面。

末淑把一只方便面放在世姬的腿上。

“哪来的方便面？”

“是船上给的早餐啊。”

“那菜呢？”

“到这种地方找什么菜啊。要是没有自带的小菜，一直到上岸，连泡菜疙瘩都见不着一块的。”

嘟囔着，末淑递给世姬两块腌的南方椒。世姬就咬一口干面，再嚼一口辣椒。没曾想，那辣椒辣得她差点憋过气，嘴里面火辣辣的，

就像灼伤一般。她赶紧吐出来，张着大嘴迷迷糊糊喘了半天气，才感到稍微摆脱了辣的拷问。世姬可不敢再尝试，将另一只辣椒还给了末淑。

末淑见状却吃吃地笑个不停，说南方椒吃的就是这个辣呀。这阵的她一点儿不像刚才跟人干架的泼辣娘们儿，显得既随和又开朗。虽然口无遮拦，好像也不大记仇。

旁边的男人不仅不吃，还蜷着上身一动也不动。那格外宽实的后背，好像着意冷落自己似的，冲着自己高高地耸起来。可世姬却感到那后背是那样地孤独和寂寞。眼前这人像是有着巨大创伤的人，也像是义愤填膺的人。说不定，他仅仅是在躲避别人的吧。

是啊，就是，他就是躲避人呢。可是，有什么躲避的理由么？我们不都是些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人吗？连陌生人都要躲避，不见得会有什么理由的吧。咳，人家是羞于见人的吧。他虽然说不认识自己，但说不认识这也未免太熟悉了。这朦朦胧胧的，不可捉摸的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眼前这男人，到底是谁呢？说来奇怪，自打一碰面，世姬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说不定世姬本人非常想把这个人划入自己认识人的范围的吧。

世姬嚼了几口干面，就推到了一旁。

“怎么？吃不下？”

“恶心，好像要吐呢。”

“就是吐出来，还是吃点东西好啊。”

虽说看上去有点二，但末淑这个人像是热心肠，而且还不会作假似的。

“这种船，你怎么能坐三次呢？”

世姬这一问，像是点燃了末淑心中的导火索，她立马炸了。

“你知道吗，这世界整个儿就是贼窝呢。没钱能赔进去人命，有钱该死的也能逍遥法外。我要是趁点钱，也不至于搭上个活蹦乱跳的

儿子。就为了那猪狗不吃的钱，让儿子给人当了替罪羔羊。”

“您这是什么话？”

替罪羊这句话让世姬一凛，不禁追问道。

“儿子要是活着，今年该二十二了。那是三年前，是八月份的事儿。天太热，我们正敞开门吃晚饭，镇长家的儿子跟砖厂老板的儿子来找我儿子。他们仨平常就是扎堆儿玩，我一点没当回事。可是这儿子一出去，竟然一夜没回来，直到第二天公安局来通知了，说是他们杀人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他们三个到镇上一个小吃部喝酒，跟邻桌的年轻人有了点龃龉。几句话言语不合，那头的一个人攥着啤酒瓶过来，照镇长儿子的脑袋就是一记。旁边的砖厂老板的儿子火了，拔出腰里的刀子就捅了来人一刀。那个年轻人被扎坏肚子倒在那里，邻桌的一帮后生全都扑了过来。看情况不妙，捅人的先跑了，只剩下镇长儿子跟我儿子跟人家十来个人干架。要不是有人报了警，我儿子他们差点当场被打死。到头来，被捅了的后生当场死了，我儿子和镇长家的孩子被抓进局子里。可是，虽然是同案犯，镇长家有权有势又有钱，交了点罚款人就捞出来了，我们双手空空，连去见个面都不容易，上哪儿弄钱去捞人啊。最终判了我儿子死刑，这桩人命案就了结了。真正杀了人的现在还逍遥自在呢，你说冤不冤。想起这个我半夜都要跳起来，可我们穷人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啊……”

她沉重地叹了口气，接下了话头。

“说是执行死刑的那天，问儿子想吃点什么来着。你知道我儿子说什么了吗？想想我心里痛得慌，话都说不出来……”

“他……说什么了？”

像是扒人家陈年的伤口，世姬惭愧得口吃起来。

“你知道吗？据说我儿子说的是‘人家都说方便面好吃，我想尝尝方便面’，你听听他这话……那小子到那时候还没吃过方便面呢。”

顿时，末淑像误开闸门放出来的洪水，剧烈地抽泣起来。那是掺